**疯子的青春期 完美夏日后日谈**

### 

【场景音乐参考：Electric Sea (Buckethead), Padmasana (Buckethead), 其实这里直接放深海白噪音也是可以的... 比如[PEACEFUL UNDERWATER Sounds for DEEP SLEEP 🌊 Deep OCEAN ASMR/Ambienc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_AEFO8m7U)，[Doutokutosetsu](https://youtu.be/B6rYVHzJgqI?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Shinsou no reijou](https://youtu.be/Tl-ZMi-AFb0?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Gaidankousetsu](https://youtu.be/4_mr8Lz3LUg?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物语ost是好文化】

#### 【一颗无色透明的多面体在无垠的黑暗中幽幽地闪着冷光。】

一颗无色透明的多面体在无垠的黑暗中幽幽地闪着冷光。

你感到心平气和，脑海里没有任何多余的问题，只是冷静地观察着你眼前唯一的光源。

里面装着另一个世界么？

亦或是另一个人？

周身的黑暗暖得让人毛骨悚然——不知多久以前，你一定来过这里。

究竟是多久以前呢？

很久很久以前。

是当太阳还只是一团翩翩起舞的灰烬与气体时？

疯子。

你只记得这个字眼。

它既关于你，也关于别人。

关于一切。

——可‘一切’是个懒散的字眼。

——一句在词穷时用来欲盖弥彰的空话。

——但在此刻，‘一切’是精确的。

——无需争论。

——自然无需争论！

——在这里，“一切”都无需争论。

——完整是无需争论的。

——无言以对。

——不如顺便移开目光，看看别处。

——无可奉告。

——真是无聊啊。

…

……

………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你了。

我以为这种事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易如反掌。

那可不，只是一想到又要见到你那臭脸，我就下意识地多做了点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你？

毕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哦。看来你也挺无聊。

所以想不想出去溜达溜达？

向一个不具备意志的人征求认可又是何苦？彰显你那虚伪的开明？

那就当你同意了。

请自便吧。

#### 一周目：浮潜

【黑屏】

【头出水面后大吸一口气音效】

仿佛经历了一场亘古的潜行，你终于浮出水面。

可眼前只有一片黑暗，比你所熟知的海底更加幽深。

世界本就是海，海平面以上自然一无所有。

你模糊地记得这一点。

失望之余，你肆意俯身漂浮，不再试图活动任何肌肉，只是慵懒地咪着双眼。你想，也许能从水下那幽暗世界里看出些什么。

但终究是什么都没有。

在长久的漂浮中，你渐渐忘记了体温，忘记了血肉，忘记了你究竟为什么来到这里。

你忘记了呼吸。

远道而来的，自然要以热情相迎。

——本该是这样的。

但你累了，实在是太累了。长久地原地不动竟是一件如此令人疲惫的事情。

然而来者终归要到来——应你之邀而来。

逃避吧，那是唯一的解了。

【脸入水后冒泡泡的音效】

【背景一片漆黑，场景里只有王霜和一张桌子，阿鹤第一视角看着盯着他的王霜，参考[DDLC最后的莫妮卡](https://static1.srcdn.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6/Doki-Doki-Literature-Clubs-Original-Ending-Cant-Work-On-Console-1.jpg)】

王霜：欢迎回来。

阿鹤：倒不如去死。

王霜：哦？为什么呢？

阿鹤：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有点...

A: 不对劲...

B: 很有精神！（madness+1）

王霜：说来听听。

阿鹤：我感觉...有某种暴戾的东西在我耳边一直说个不停，它想我去做一些非常恶毒的事情...

王霜：那可再正常不过了呀，阿鹤。要我说，你现在就像太阳一样稳定。

阿鹤：太阳？哪里有太阳？

王霜：那儿。

【玻璃破碎音效】

【场景背景里的黑暗碎裂，变为完美夏日，金色的沙滩和蔚蓝的海，只是一个人都没有】

【场景音乐参考风格1：樹氷の輝き (岸部真明)，夜の向日葵（素晴日bgm），Running Waters - <https://audionautix.com/Music/RunningWaters.mp3> (Jason Shaw)，】

【场景音乐参考风格2：Jellyfish - <https://audionautix.com/Music/Jellyfish.mp3> (Jason Shaw)】

王霜：你看，太阳。

阿鹤：啊， 太阳。

王霜：金色的，温暖的，让人舒适而安心的太阳，它就在那里，明白这一点就够了。

阿鹤：可我还是我觉得我快...

A: 疯了...

B: 睡着了。（madness+1）

王霜：我不这么觉得。

阿鹤：那不重——

王霜：重要的，阿鹤。这是你的心理咨询，你是来访者，我是咨询师，我的想法当然重要。

阿鹤：所以我该怎样才能好起来？

王霜：修补本就完整的东西，那自然是做不到的。

阿鹤：求求你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王霜：时间？你要那东西有什么用？

阿鹤：我还要——我还得...

王霜：——我在听。

阿鹤：我还...

王霜：想不起来了？

阿鹤：这...这肯定又是你的把戏吧！

王霜：总是向外归因可解决不了问题啊，我的朋友。

阿鹤：...这句话听腻了，来点新鲜的。

王霜：新鲜的么...

阿鹤：比如解释一下时间为什么没用了这件事。

王霜：这个么，你不用多久自然就会明白的。

阿鹤：OK，一切都无需解释，而我只能在这里和你搞瞪眼大赛，而你觉得这是一场心理咨询。

王霜：你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种较为朴素的过程而已。

阿鹤：啊？

王霜：嗯，就是那样，过多的言语会把概念污染掉的。你还是不要再探究了。

阿鹤：哦。懂了。就有鬼了。

王霜：但瞪眼大赛我愿意接受挑战。

阿鹤：没说真要来啊！

王霜：盯——

阿鹤：...

王霜：盯——

阿鹤：...

王霜：噗——哈哈啊啊啊——我败了...

阿鹤：自取其辱啊...阿霜。

王霜：你还有脸得意！看你那张臭脸能不笑的就只有死人了！

阿鹤：嗯...所以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要死一次...

王霜：那你来吧，来拿走你的战利品。

阿鹤：哈？

王霜：别哈，让你来你就来。

【屏幕缩放，显得王霜近了很多】

阿鹤：是什么东西？

王霜：你看就是了。

【王霜右手轻轻握拳，阳光透过其中细小的孔洞透了过来】

阿鹤：什么都看不到。

王霜：凑近点啊你。

阿鹤：啊你别拽我！

王霜：对准了。

阿鹤：呃...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背景开始旋转，白屏逐渐溢满了整个屏幕】

【白屏逐渐褪去】

【一家疑似餐厅的背景，又是王霜和阿鹤面对面坐着】

【场景音乐风格参考：怎么说呢...虽然台词可能对抗感比较强，但这种场景还是得要一些 lo-fi 小调啊...[Lofi Baking Vibes 🍰 Pompompurin Making Cakes in a Cozy Kitchen | Chill & Study Musi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ihylFIY88) - 关键时间戳：从头开始听就行，后面东西都类似, [You Ghost My Hear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3Sfl5rRBGw) - 关键时间戳：3:36，[Hoyoku](https://youtu.be/51o7dYNzYB0?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Sutekimeppou](https://youtu.be/cJyPtpldb78?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这几首物语的 ost 也很有内味儿嗷】

阿鹤：我觉得我得先走了。

王霜：可我们刚坐下诶，你要去哪儿？

阿鹤：不知道，要离开这里就是了。

王霜：这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阿鹤：我知道。但我无论如何都要走。

王霜：...

阿鹤：呃...能麻烦开一下门吗？

王霜：不如问问店家。

阿鹤：好吧...你好，能帮我把门开一下吗？

王霜：不好意思啊先生，老板刚才说了，今天店里的客人都必须留到天黑之后。

阿鹤：可是现在天已经黑了诶。

王霜：老板说，还不够黑。

阿鹤：好吧...所以我能走了吗？

王霜：不能。

阿鹤：你好烦。

王霜：就算出去了，你又准备做什么？

阿鹤：把大石头推上山，把琴弦拧成电缆，什么都可以。

王霜：换个地方无所事事？

阿鹤：再无所事事都胜过和你共处一室。

王霜：啊，已经这么遭人嫌了么...

阿鹤：...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吧...你做的那些事情...

王霜：可你要知道，我们两人做的事情本质上并无差别。只是遵循着强烈的愿望，尝试了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阿鹤：区别在于我不需要陪葬者。

王霜：区别在于我做到了，而你没有。

阿鹤：闭嘴。

王霜：而你拒绝与我共处一室的真正原因是嫉妒，仅此而已。

阿鹤：闭嘴！

王霜：我闭嘴了又有什么用？难道你那苍白的“理想”就不需要陪葬者了？你为了尤里娅那小姑娘折断了多少人的骨头？阿鹤，继续挣扎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是逝乐园覆灭的凶手与共犯。你是无处可逃的。

阿鹤：...

王霜：所以不如放下成见，吃点团子，如何？

阿鹤【默默吃一口】：...

王霜【把玩无色透明多面体差分1】：这就对了嘛，来都来了。

阿鹤：...

王霜：店家说，他们家团子是加了KAS才这么好吃的。

阿鹤：所以这之后我会上瘾？

王霜：也许。

阿鹤：哦，也好。

王霜【把玩无色透明多面体差分2】：靠染上新瘾来戒旧瘾可是个无底洞啊。

阿鹤：你自己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王霜：可我不想看着我喜欢的人和我坠入同样的深渊嘛。

阿鹤：别恶心我了，算我求你了。

王霜：连真心话也不许人说，是否有些无情了呢，阿鹤？

阿鹤：我再来点。

王霜【把玩无色透明多面体差分3】：哦，千万别客气，要多少有多少，请吧——

阿鹤：谢谢...谢谢...

王霜：认输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失败了却自欺欺人才是。

阿鹤：好吧...我认输。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

王霜：等时机到了，自然就能离开。

阿鹤：这也是一种较为朴素的过程？

王霜：哦？如此简明且精确的定义，谁教你的？

阿鹤：一个傻逼。

王霜：啊。伤心了。这么刻薄又是为什么？

阿鹤：当一个人经历过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后，不论是谁都会变得刻薄起来的。

王霜：真的不能和好了吗？真的吗真的吗？

阿鹤：你让我走，我就考虑一下。

王霜：真急啊。

阿鹤：话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王霜【递过无色透明多面体】：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但你可以尝尝看。

阿鹤：尝尝看？

王霜：对啊，吃的。要不要试试？

阿鹤：

A: 算了

在KAS即将穿过血脑屏障的前一刻，再往血液里追加不明物质想必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

阿鹤：算了吧。

王霜：随你便——说起来，阿鹤，你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B: 接受。（madness+1）

虽然你跳动的血管里，KAS即将穿越脑血屏障这件事已经箭在弦上，随时可能把你的意识送上云端，你那该死的好奇心还是压过了残存的理性。

你接过王霜手里那无色透明的多面体。

那东西轻若无物，看似是固体，摸起来却又有介于凝胶和麻薯之间的质感，躺在你手心里，冰冰凉的。

你毫无戒心地将那不明物件送进嘴里，简单地咀嚼了一阵，却没有尝出任何味道。

阿鹤：没味道。

王霜：当然没味道。

阿鹤：那你还让我吃？

王霜：毕竟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阿鹤，你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阿鹤：蓝色啊，怎么了？

王霜：你看——

【蓝色波纹特效，并逐渐加入更多色彩】

【场景音乐参考：进入幻视，所以虽然场景没变音乐也要切换<https://audionautix.com/Music/Beautiful%20Daughter.mp3> (Jason Shaw)，】

你正摸不着头脑，转眼就发现周遭惊人的变故——视野逐渐泛起蓝色、波浪状的纹理，很快侵蚀了整个视野。你反倒比先前要更加冷静，又低头吃了几口团子。甜腻腻的滋味在口腔中涟漪般散开，每颗味觉细胞都在欣喜若狂地发送着饱足的信号。甜味的颜色？金黄的莓红的草绿的深棕的，味觉的色彩洪流汇入弥漫整个视觉空间的海蓝色波浪中。你抬头望向王霜，她也望着你，脸上含蓄地挂了一抹邪魅而欣慰的笑，仿佛望着一个迷路的孩子。她略卷的深绿色长发在空间的蓝色波浪中如死掉的海藻般漂浮。你心中对她海啸般的恶意现在已是荡然无存了——你变得几乎有些喜欢她现在的样子，宛如一个母亲，又像是神明，给视野不断抹上温柔的蓝色。每一缕神经都在扩张。

启示性的景象。时间和空间波浪。无孔不入的色彩和甜味。蓝色的。交响。

反复咀嚼伤痛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伤痛让你生出更厚实的血肉。在一切都已结束的当下，连时间都已丧失价值，唯一还能让你睁开双眼的，就只有——

瘾。

王霜的微笑越发邪魅——她逐渐成为了一个微笑。成瘾。糖分子使你逐渐成瘾。渴望的源头冲动的源头想往的源头发现了。浪潮般的甜味反复沁进意识。她开始微笑。她停止微笑。目光所及之处就能看见她的微笑。燥热意识模糊，痛苦消减。鼓的声音。恒久的鼓声从背景里逐渐浮现，强烈起来，震耳欲聋，每一击都与心跳同调。在这暧昧混沌里，你感到安逸。

这样就够了。

王霜：说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满足癖好而已。

阿鹤：这大概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王霜：也许吧。

阿鹤：我想要...

A: 更多。（madness +1）

阿鹤：我想要就这样继续下去。

王霜：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B: 就这样睡去。

阿鹤：我困了。

王霜：就这样睡去也无可厚非。

更多思绪已无意义。溶解在蓝色空间中的凉爽糖分让你浑身的燥热与恶意消减了大半，你置身一片透明的海域里，又像是漂浮在空洞的宇宙空间中。此刻，你只想在这静谧安详的世界里睡去。

【色彩开始还原】

然而当你行将合眼时，一阵强烈的恶心感自胃里上涌。随着一阵剧烈的肠胃痉挛，你“哇”地一声吐了出来。和你所熟知的呕吐不同，你吐出的只有色彩。呕吐物与面前桌子接触的瞬间，水蓝的桌面恢复了木材的颜色，这令人沮丧的还原随着你吐出更多的色彩而提速，很快覆盖了大半个视野。色彩还原的地方，水面般摇曳的空间停止了动态，原本随处可见的王霜的微笑也随着视野的复原逐渐消失了。

你感到疲惫不堪，只想回到一个更加清醒的地方。

蓝色消逝后，王霜没有回来。

空空如也的店里坐着空空如也的你。

【画面出现裂痕】

还原之后的世界仿佛脱了水般脆弱不堪，单是目光扫过就让其表面生出了细小的裂痕。

更多裂痕。

直到如同一副缺乏保养的老旧油画那样一片片剥落。

王霜还是没有回来。

【剥落完成后，黑屏】

【水底泡泡上浮音效】

【粉红屏】

阿鹤：阿霜？

阿鹤：你在吗？

阿鹤：你要是再装消失的话我就要去死咯？

阿鹤：阿霜？

阿鹤：有人吗？

阿鹤：...

【场景音乐参考：<https://audionautix.com/Music/DeepSpace.mp3> (Jason Shaw), [the pain of recalling memories of an empty life (playlis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PoUnqDArk) - 重要时间戳：3:16， 7:50，11:07，后面有兴趣可以继续听，风格和配器都类似】

没有人。周身只有一片暧昧的粉红色雾气。试着蜷起手指，只觉得手心传来一阵稍纵即逝的触感，冰凉而虚幻。你挣扎着想要活动身体，却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横膈膜停止了张弛。

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微妙的甜腻味道。在童年故乡的某个傍晚，太阳将要落山，你踌躇满志地幻想你的未来的时候，也闻到过这样的味道。它让你想起一些美好但没有意义的事情。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但要保持呼吸。

你漂浮着。

腹中偶有痉挛，宛如方才经历了一场盛大的呕吐。

“当你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堆砌意向和辞藻时，你就已经在亵渎诗艺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但呕吐不一样，呕吐是严肃创作的一种。

只是在当前病症诊断下，呕吐的问题比腹泻更为严重。

而脱水是两者的共性之一。

请不要脱水。

请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

粉红色的雾气。

也许无论如何都必须去向更加遥远的地方。更加遥远，更加遥不可及，更加可望不可即。成为一个留给后人观测的坐标，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凝胶是假的。

玻璃也是假的。

黑夜是真的。

光源是假的。

雾气也是假的。

粉红色的坚硬空气毫无疑问是真的。

需要时刻监测的数据点：

1. 生命体征
2. 死亡体征
3. 实质体征
4. 虚质体征

不可有误。

24小时核磁共振？小意思！除非阿鹤的骨头是铁做的。

当然，由内而外烤熟也不失为一种凄美悲壮的结局。

所以会为你继续监测的。

因为那正是他的目的，凄美悲壮地收场，然后为人所铭记。

他的目标。

他的理想？

理想？说得好像那年近三十的男人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所以你会为我保持呼吸么？

为我拆出旁人的肋骨，为我洞穿无辜者的肺部。

为我毫无理由地献上一切？

无趣。

但请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

阿鹤：哦。

阿鹤：呃...

阿鹤：啊...！

横膈膜早就停止了工作，而当你意识到自己无法呼吸时，一切已经晚了。

一切？！

又是他妈的一切！

粉红色的神经毒素顺着透明细长的针刺注入你的血管。

直到你的全身都染上了粉红色。

粉红色的雾气散成一丝丝细长而游移的线——水母的触手。

这分明是一场长期疗程的开端，却因为短视而永远定格在了肤浅的一面。

杀人的也罢，懦弱的也罢，捏成一个便是了。

剧毒的也罢，解毒的也罢，混成一锅就行了。

总之要合而为一，总之要并联，总之要揉碎了再捏起来，总之不彻底毁灭就不无法重构。

所以必须要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

你想起她的善。

你只能想起她的善。

在这水母勾勒的温暖牢笼里，你只被允许想起她的善。

伞盖边缘在你看不到的远处有节奏地收缩舒张。每一根触手都与你相连。

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你感到舌尖有些许麻木。

但请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她是疗愈的灰，包容的灰。

任何色彩坠入其中，都只能归零的灰。

灰在扩散，由点到面，最后变得像一帘浩大的幕布般徐徐展开。

所以追求“还原”何罪之有？

捂嘴。

无罪。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灰幕展开。

无能为力。

当然无能为力，因为还原的灰幕也是你的愿望。

即使身处灰幕下就不得不遭受你拼尽全力也难以忍受的痛苦。

嚎叫。歇斯底里的嚎叫。你在嚎叫中睡去又醒来。

在全身骨骼被碾碎又重组的欢欣中放声嚎叫，庆祝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灵魂的“自由”。

灰色是零。你也是。

所以还要保持呼吸么？

A: 保持呼吸。

【呼吸音效渐强，随着文字进程逐渐加快&变响】

仍要坚持？那就继续坚持吧。

灰幕的延伸是无止境的，一如疼痛的叠加永无止境。

更多的毒液渗入血管，血液在沸腾，内脏在沸腾的血液里燃烧，但你只能看见你执意选择的灰。

继续呼吸，因为你必须活下去，在无止境的灰幕里像你不存在的爱人那样活下去。

【电视机关机音效】

【黑屏】

B: 放弃。（madness+1）

【呼吸音效停止】

主动放弃呼吸后，你反倒听见了某种远超于你存在的召唤。女人的声音，那嗓音神秘而熟悉 - 你的病终于也和我一样了，我羸弱的爱人。

【黑屏】

【沙漠中的脚步声】

【银白色沙漠】

【场景音乐参考：[Whispers in the Twilight - fullve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SzR-wmC1M), [What’s Left Feels Ligh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F8rRW_WhI) - 怎么说呢，感觉这位 The Muun Lofi 的挺多东西味道都还挺对的，[Sanpo](https://youtu.be/vuLWRzvFFJI?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迷幻电子沙漠风说的就是这个啊】

王霜：到了没啊？

阿鹤：没。

王霜：那还要走多久？

阿鹤：到不了了。

王霜：啊？

阿鹤：或者说我们早就到了，但找不到对的骨头。

王霜：你就一定要拼出一整副骨架才满意么？

阿鹤：不然好像我们也走不出这里。

王霜：啊啊啊你是真的烦，我当初就不该听你的鬼话和你一起来这里。

阿鹤：不是挺好的么？你整天坐办公室就该出来多走动走动。

王霜：就算要走也别让我来沙漠里找骨头啊！

阿鹤：可明明就是你自己要跟来的。

王霜：呃呃呃我究竟中了什么邪才把你——

阿鹤：嗯？把我怎么？

王霜：没事，别在意。

阿鹤：嗯...大腿骨明明应该是最容易找到的才对...

王霜：这根不是？

阿鹤：那根我刚才试过了，髋关节对不上。

王霜：这边还有四五根，你都试过了？

阿鹤：诶？你是从哪儿找来的？

王霜：来的时候遍地都是啊，眼前一眼望去还有七八根。

阿鹤：所以精神科的也得会认骨头？

王霜：上学的时候骨科可是我的强项。

阿鹤：好吧...

…

……

………

阿鹤：对上了诶。

王霜：所以呢？接下来要做什么？

阿鹤：头骨...

王霜：吼，只剩头骨了么...阿鹤啊——

阿鹤：嗯？

王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吧？

阿鹤：当然知道。我在试图破镜重圆。

王霜：而那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阿鹤：确实如此。

王霜：所以你在坚持什么？

阿鹤：这是这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王霜：直接离开也可以，门就在那边。

阿鹤：哦，原来这里是有门的。

王霜：当然，只要我与你一同来，就有门。

阿鹤：哦...你是阿霜吗？

王霜：当然。

阿鹤：阿霜，你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变成了某种神吗？

王霜：神？什么神？你看，我连走路都走不动！

阿鹤：阿霜，之前进入这个梦的时候，永远都是我一个人。为什么这次你也在这里？

王霜：因为我也能做同样的梦。

阿鹤：唔...

王霜：只不过我不会无聊到去搭骨架就是了。

阿鹤：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梦？

王霜：嗯...追悔莫及，无动于衷。

阿鹤：我不理解...

王霜：当然。你无法理解的事情可太多了，阿鹤。

阿鹤：也是一种较为朴素的过程？

王霜：这次不一样。我并不需要那样的事情。

阿鹤：所以你和我是不一样的。

王霜：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难以言喻的废物，只是你不承认罢了。

阿鹤：我早就承认了！你究竟还想从我这里索取什么！

王霜：那你为什么还要搭这无谓的尸首？

阿鹤：...

王霜：阿鹤？

阿鹤：...

王霜：阿鹤？

阿鹤：...我不想说话。

王霜：你要找的头骨是不存在的。

阿鹤：你怎么知道？

王霜：因为我看不见。

阿鹤：那我们就在这里一直待下去也无妨。

王霜：嗯，如果你觉得那是对我的某种威胁的话，你还是省省吧。你看，从各种意义上来讲，你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阿鹤：什——

【炸裂jump scare音效】

【浑身伤痕累累仿佛由尸块缝纫而成的无头尸首登场】

【高速心跳音效】

【屏幕边缘开始随着心跳的节奏震动】

【场景音乐参考：<https://audionautix.com/Music/BlackFly.mp3> (Jason Shaw) - 这首有点非常过于合适了只能说】

阿鹤：——么！！！

尸首：是你啊，阿鹤，你在害怕什么呢？（到时候把所有尸首的话的音频反过来听一下，空耳进来）

阿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王霜：别跑啊，这可是你们的感人重逢诶！

阿鹤：别过来！你别过来！！！

【沙地里跑步音效】

【进入一个向前跑动的sequence，可以是少量几帧透视感比较明显的画面，然后无限循环】

【做些古怪特效，世界有点崩解的感觉】

阿鹤：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王霜：阿鹤？

阿鹤：啊——！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王霜：我当然在啦，她也还在——

尸首：哈喽~

阿鹤：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再见！

【重新开始跑动sequence】

阿鹤：啊...保持呼吸...保持呼吸...保持呼吸...保持呼吸...

尸首：你好。

阿鹤：...

王霜：跑不动了？

阿鹤：...不要...停下来...

王霜：你可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哦。

尸首：嗯。

阿鹤：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王霜：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把她拼凑出来，却又无法直视她了？

阿鹤：这不是我想要的...

王霜：只因为她没有头？

阿鹤：这不是我想要的！

王霜：那就把头埋进沙子里啊，那样你就什么都不用看了。

阿鹤：呃...啊——

【黑屏】

沙地冰凉而干燥，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你艰难地呼吸。

察觉到这地下似乎不像想象中那样完全黑暗，你睁开双眼，但立刻后悔了，因为你见到了比无头尸首更加令人绝望的恐怖——

沙砾。满眼都是沙砾。但只消稍稍细看，那些一颗颗的，分明就不是沙砾。

每颗沙砾都是一颗无色透明多面体。

每颗多面体里，都有一颗泛着血丝的眼珠。

【这张全屏眼珠的图感觉画出来应该挺费功夫的，如果有快速方案，可以讨论，如果难搞的话就放弃】

你绝望地想要把头抽出来，但原本稀松的沙地此刻如钢钳一般将你的头死死扼住，沙地之上狂乱挥舞的手臂也不能帮助你分毫。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布满血丝的眼珠朝你的脸逐渐聚拢，随后——

【连续破裂音效】

它们一颗颗地在你眼前爆裂开来，里面飞出浑浊的玻璃体与血液的混合物飞溅到你脸上，冰凉而粘稠。你极力控制着呕吐欲，但那想法很快就被另一种思绪所覆盖了。

你想死。

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事到如今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你拼尽全力扼住自己的脖颈；你听见脑血管的轰鸣；视野四周开始坍缩进无际的黑暗；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地心引力渐强，你的身躯逐渐被沙砾吞没。窒息终于降临。

死亡，你的救赎。

黑暗，一切都坠入黑暗，你的视野，你的身躯，你无际的意识。

黑暗。

【黑屏】

【电视机关闭音效】

#### 

【脸入水后冒泡泡的音效】

【背景一片漆黑，场景里只有王霜和一张桌子，阿鹤第一视角看着盯着他的王霜，参考[DDLC最后的莫妮卡](https://static1.srcdn.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6/Doki-Doki-Literature-Clubs-Original-Ending-Cant-Work-On-Console-1.jpg)】

王霜：欢迎回来。

阿鹤：倒不如去死。

王霜：此话怎讲？

阿鹤：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有点...不对劲...

王霜：这样，那要不我们出去散散心？

阿鹤：好吧。

【完美夏日场景】

【场景音乐参考风格：樹氷の輝き (岸部真明)，夜の向日葵（素晴日bgm），Running Waters - <https://audionautix.com/Music/RunningWaters.mp3> (Jason Shaw)，[Shianchu](https://youtu.be/rqgSY6AIXFk?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同场景不复用配乐的话，换成这首还挺合适的】

你跟在王霜身后，穿过无形的门。

门后是淡金色的细腻沙滩，蔚蓝的海，略带盐味的小风，轻柔起伏的浪声。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完美的夏日正在拉开序幕。你觉得眼前图景似乎触动到了心中的某个隐秘的角落，却怎么也抓不住那感觉，只好作罢。

阿鹤：很舒服。

王霜：对。

阿鹤：应该感到快乐吗，像现在这样？

王霜：当然，不要想那么多。

阿鹤：可是很难不在意啊。如果快乐如此简明，那将石头推上山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王霜：那只是一事无成者的自欺欺人罢了。

阿鹤：阿霜，我觉得你有时候太武断了。

王霜：而你，阿鹤，总是太寡断。

阿鹤：那我现在就给你表演我武断的一面——显得寡断是因为绝不想在一颗错误的树上吊死。

王霜：很好，但在一棵绝对错误的树上吊死使我抵达了这里。

阿鹤：所以这就是你想让世人体验的世界吗？一个完美无瑕且静止的夏日？

王霜：不，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阿鹤：所以为什么要——

王霜：阿鹤，你一定要知道吗？

阿鹤：...

王霜：如果你连这样的决心都下不了，还请你继续盯着眼前的画面，再多做几个梦，而不是继续质问我。

阿鹤：

1. 我想知道

王霜：那就继续想吧。眼前风景足够你继续想一阵子了，等你想明白了，你自然知道来什么地方找我。

丢下这句话，阿霜便化作一阵轻烟消散了，只在完美夏日光景里留下孤零零的你。

你其实早就下定决心要弄明白阿霜心里的空洞，但一时的迟疑终究遭致长久的败北。

王霜永远地消失了。

而你则在她留给你的完美夏日中，徒劳地坐守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欢欣。

淡金色的细腻沙滩，蔚蓝的海，略带盐味的小风，轻柔起伏的浪声。

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你感到有些怅然若失。

但那终究不是什么能够让人动起来的情绪，于是你便在完整且无限的生命中无止境地留守下去。

【Bad End 1：举棋不定】

1. 我必须知道

王霜：这样么...你可一定要想明白，开了弓可就没有回头箭了。

阿鹤：我说了，我必须知道。

王霜：哈。行啊，那你闭上眼睛。

阿鹤：...

【黑屏】

【水中探头出水的音效】

王霜：可以睁眼了。

【完美夏日，但一切都是灰白的，一些地方长着眼睛】

阿鹤：这...

王霜：我眼中的世界——或者说，在我们来到这完美的夏日海滩之前，我眼中的世界。

阿鹤：你的灰...

王霜：仅此而已。怎么样？是不是挺平平无奇的？

阿鹤：可是，等等，那些眼睛——

王霜：哦对，见得太多都忘了它们还在了。它们一直都在那儿，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确实如此，在包容的灰幕中，你感知不到任何的危险。一切都是安全的，仿佛置身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

“比较”不再重要。在灰的抚慰下，事物不再具备它们原本的质地——仅是灰而已，平整、柔软、不加修饰。

“边界”不复存在。在灰的调剂下，事物之间的隔阂分崩离析，相互流进彼此，在同一张灰色的网下成为同样的事物。

但这一切都与你无关。

远处沙滩椅上的眼睛并不是你的眼睛。它维持着距离，幽幽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与事物的隔阂一如既往地高耸。你迫切想要融入灰，但这愿望越是强烈，你就越感到身处深灰色的海底。

窒息。

因为这一切都与你无关。

阿鹤：我想回去了。

王霜：移开目光可帮不到你哦。

阿鹤：我们回去吧。

王霜：当然，回头就行。

【更多的灰白色海滩，回去的路已经消失了】

阿鹤：门呢？

王霜：没了。

阿鹤：...这，难道就是试图同理的代价？

王霜：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这甚至不能称之为代价，因为你只看到了世界的一角。没有退路只是绝望的开端而已。

阿鹤：但你想要离开这里其实易如反掌吧？

王霜：没错，但我不会这么做。

阿鹤：与其把我困在这里，用这时间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吗？

王霜：意义？意义已经结束了，阿鹤。你所知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里只有完美的夏日，以及你和我。

阿鹤：你和我的重要性是？

王霜：没有重要性，只是存在而已。

阿鹤：好吧。

王霜：我印象里的你偶尔还是会挣扎一下的。

阿鹤：我累了。

王霜：巧了，我也累了。但这里不存在睡眠，我们只能望着它，直到不累为止。

阿鹤：那就这样吧。

倦意填满了你的全部意识，但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在灰白夏日的牢笼中，你与王霜四目相对，连说话的力气也不剩了。眼前的女子既是狱长，又是囚徒， 你们在她一砖一瓦精心搭建的完美监狱中意识清醒地度过无限的时间。

并不是一场对杀或审问，只是沉默的两人在完整的世界里等待崩溃的发生，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灰幕开始冒泡泡，屏幕四周开始被黑色侵蚀】

【最后只剩下一片纯黑幕和一块无色透明多面体】

【从水中探头+大口吸气音效】

【黑屏】

【一周目End】

#### 二周目：水底捞月

【黑屏】

【脸入水后冒泡泡的音效】

【场景音乐参考：二周目开始大部分相同场景的音乐都可以复用，有新的地方会和之前一样绿色标出来，此外均可默认为复用】

还要回来么。

选项：

1. 下潜（游戏继续）
2. 也许...不要？（回到主菜单）

来探监？

如你所见，这是一座空空如也的牢房，除了一轮明月映在水里的虚影之外一无所有。

只需伸伸手就能辨明虚实的事，何苦为之再入轮回？

选项：

1. 继续下潜（游戏继续）
2. 或许确实意义不大...（回到主菜单）

走得再远也只能原地打转罢了。

充耳不闻、一意孤行终究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哦...意义么...你看，和你聊天总让我的理智退化到一种不堪入目的境地。

也罢，来就来吧——意识的方舟已经启航，众人安眠的棺椁已然下葬，你如果执意要倒行逆施，随意便是。

选项：

1. 下潜（游戏继续）
2. 下潜（游戏继续）

真他妈无聊啊。

【完美夏日背景，场景里只有王霜和一张桌子，阿鹤第一视角看着盯着他的王霜，参考[DDLC最后的莫妮卡](https://static1.srcdn.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6/Doki-Doki-Literature-Clubs-Original-Ending-Cant-Work-On-Console-1.jpg)】

王霜：欢迎回来。

阿鹤：又来？

王霜：哦？

阿鹤：不好意思...我...来过这里吗...？

王霜：大概吧。

阿鹤：我感觉...有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一直说个不停，让我去做非常恶毒的事情...

王霜：它让你做什么？

阿鹤：‘撕碎皮肤，折断骨头，直到一点声音也不留下’。

王霜：哦。无聊。

阿鹤：我病了吗？

王霜：还差得远。

阿鹤：那为什么你看起来如此的...悲伤？

王霜：你又知道了。一有人给你臭脸，马上就联想到她的创伤了。然后呢？再来一次你那轰轰烈烈的救风尘大冒险？那我还是敬谢不敏。

阿鹤：可你这...太过明显了...

王霜：闭嘴吧。

阿鹤：阿霜。

王霜：我说闭嘴吧！

阿鹤：究竟为什么要把——

王霜：我他妈的让你给我闭嘴！

阿鹤：...

王霜：不要试图怜悯我。你不配，任何人都不配。

阿鹤：即使最基本的相互理解也不行么？

王霜：理解什么？你需要理解的一切都已经装在你脑壳里了，去慢慢理解吧。再见。

阿鹤：阿霜！

丢下残酷的告别后，王霜便如同青烟般消散了。完美的夏日光景里只留下孤零零的你。

这幅场景也似曾相识——你回想起了某件重要的事情，却又抓不住任何具体的画面。

只记得你曾做过一个长久而模糊的、关于忍耐与空虚的梦。

但你决定做些什么。

你循着回忆里模糊的画面，用手指蜷成小孔，试图透过那微小的空间来窥探钉在天顶的太阳。

【白屏】

强光刺目，你的全身都颤抖着抗议你无意义的自毁行为。眼角注满了泪水，眼球如烈火灼烧般压迫着你的视神经。瞳孔周围的肌肉正拼尽全力试图收缩，但你强忍着剧痛，在嘶哑的嚎叫中强迫自己继续张目对日。

直到你看见了——

火辣的光线丛中心，是一颗熊熊燃烧的火球，给予世间万物以生命的神圣火球。而在那火球的中心，你看见了一件似曾相识的事物。

【白屏，中心出现无色透明多面体】

那东西看似球体，却又好似有无数细小的平面，看似无色透明，却又从中散发出数不胜数的光。

你进一步缩小手指间的空隙，直到视野中只剩下那神秘的多面体。

随着太阳光被剔除，那多面体所散发出的光线也越发怡人，你觉得那东西几乎变得触手可及了。

那是你的——那沉寂了一阵的声音又开始作祟。

一直以来都是你的——见你无动于衷，那声音逐渐提高了音量。

拿回来吧，伸手就行了，拿回来吧！

你不明就里，但还是伸出了手。

【捂住音效】

【黑屏】

王霜：别。

阿鹤：阿霜？

王霜：别随便碰别人的东西。

阿鹤：可我没想碰——

王霜：不用狡辩了，你做到了，你把我逼回来了，现在你开心了么？

阿鹤：我没有想...我只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回到了这里。

王霜：都是没有意义的，阿鹤。你回或不回到这里，在这里死了或在现实中活着，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要再试图理解了。存在就够了。

阿鹤：这是你想要的吗？

王霜：我不在乎。

阿鹤：我认识的阿霜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必定会破口大骂回去——

王霜：狗屁——

阿鹤：——所以为什么你要如此若无其事地说出你绝不会认同的话呢？

王霜：闭嘴吧阿鹤...这地方和常识与记忆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不要再用你“所熟知”的那套狗屁来烦我。

阿鹤：

1. 可是——

王霜：我！说！闭！嘴！

【电视机关闭音效】

【黑屏】

【Bad End 2：好奇害死猫】

1. 嗯...

王霜：明白了就好。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完美的夏日里继续存在下去，不要问问题，不要到处乱走，不要莫名其妙去死。如果你真的想重新开始的话，闭上眼睛就行了。明白了吗？

阿鹤：嗯...

王霜：很好。那么再见。

阿鹤：ke——

王霜：嘘——

阿鹤：...

你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倾泻，然而在这完美且孤寂的明丽夏日里，沟通是高于一切的难题。

时间早就没有意义了——你依稀记得阿霜也这样说过，如今则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量。

太阳永远高挂在天顶，完美的蔚蓝天空遥远而平整，白金色沙滩上的沙砾们不知去向地腾挪着，偶尔被洁白的海浪裹挟到远处，偶尔又在巡游后回到原地。

眼前万物无不最终回到原地，包括双眼布满血丝的你。

你一言不发地观察眼前令人绝望的动态平衡，意识到即使聪慧如阿霜，大概也找不出破局或是解脱的方法。

一些模糊的冲动在你心里逐渐成型，仿佛从深海里逐渐上浮的泡沫。

但过量的思索终究使你劳累了。某一刹那，困意压过了一切思绪，于是你若无其事地闭上双眼——

【电视机关闭音效】

【黑屏】

【水底冒泡泡音效】

【一家疑似餐厅的背景，又是王霜和阿鹤面对面坐着】

阿鹤：你好，我要这个团子。

王霜：嗯，你很懂嘛。

阿鹤：总觉得什么时候来过这里。

王霜：哦，像是你会背着我偷偷来的地方——我也要那团子吧。

阿鹤：话说你手里那东西是什么？

王霜：哦，这个啊，你要不要尝尝？

阿鹤：那是用来吃的？

王霜：算是吧，总的来说用处有很多，但想要直接明白它的用途，吃下去是最方便的。

阿鹤：你不会是想把我迷晕然后留我结账吧？

王霜：我要真这么想的话，你现在已经昏了。所以怎么样，要不要趁团子上来之前试试？空腹吃生效快。

阿鹤：吃了会怎么样？

王霜：那就不好说了。和KAS差不多，一千个人吃了会有一万种效果。

阿鹤：...那我试试吧。

王霜：给，拿着。

你接过王霜手里那无色透明多面体。

它轻若无物，看似是固体，摸起来却又有介于凝胶和麻薯之间的质感，躺在你手心，冰冰凉的。

不要乱吃王霜给的东西！

忽略无关紧要的想法，你若无其事地把手心里的事物送进嘴里。

入口时的冰凉口感转瞬即逝，随即传来细微的灼烧感，比辣味更微妙些，像一轮排列整齐的钝铁钉轻轻滚过口腔粘膜。轻轻咀嚼几下，口感沙沙的，略带弹性，但不粘牙。当你正欲下咽时，舌根传来一阵淡淡的苦味，苦味散去后又留下一丝细微的回甘。

这味道——

1. 还蛮好吃（madness +1）
2. 好奇怪

阿鹤：所以这之后会怎么样？

王霜：什么怎么样？

阿鹤：你刚刚给我吃的那东西，吃了之后——

王霜：吃了什么？我们点的团子还没来呢。

阿鹤：你给我吃了你一直捏在手里的那东西。

王霜：我手里的东西？呃...阿鹤，你不会又复发了吧，你先等等，我给你看看我有没有带药...

阿鹤：阿霜，我很好——

王霜：冷静一下，听着——除了五年前你刚来我这儿看病那会儿，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幻视过了，现在又幻视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你先在这儿坐好，我让药房给我送点药来，马上就能到。

阿鹤：阿霜，我真的——

王霜：相信我，阿鹤，你是我唯一完全康复的病人，我绝对不会让你就这样复发。

阿鹤：阿霜，你听我说——

王霜：阿鹤！阿鹤你先听我说！你的病之前没有人见过，所以康复疗程我们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出了问题我真的...【“伪”字背景闪过】真的非常抱歉！但我肯定会帮你控制住的，我保证！

阿鹤：阿霜，刚才你给我吃了你手里拿着的无色透明的东西，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王霜：阿鹤，没关系的，吃了什么都不会有事的，请你稍安勿躁几分钟，让我【“伪”字背景闪过】做我该做的工作吧，你是我的病人...？我...

阿鹤：...我要走了。

王霜：阿鹤！你当然可以走，但能等吃了药再走吗？为了你，也为了我【“伪”字背景闪过】，请你让我继续为你治疗...可以吗？

阿鹤：搞什么啊...

王霜【虚弱】：...啊？

阿鹤：到底在搞什么啊？【“杀”字背景闪过】之前陪你演戏是因为我别无选择，但现在这样恶心我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阿鹤：王霜，我的老朋友，你要是真的想要做什么或者把我怎么样，【“杀”字背景闪过】直接告诉我就行了，或者直接把我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也可以，能麻烦【“杀”字背景闪过】你不要在这里玩弄人心吗？

【“杀了她”背景】

阿鹤：...

王霜：...不要担心，药马上就到了，我一定会帮助你——

【扑倒音效】

【扼颈音效】

【红屏】

【场景音乐参考：[Sensou](https://youtu.be/t8yszIeC1hk?list=PLA0KqNE_ppfAPeYtMyt4QzyU1aB5cizrD) - 众所周知物语是战斗番，[Gehou](https://youtu.be/CyNVoxLbKXA?list=PLA0KqNE_ppfAPeYtMyt4QzyU1aB5cizrD) - 这个感觉也不错】

阿鹤：这就是你想要的？

王霜：呃——啊——呃呃呃呃——

阿鹤：你是觉得我还没杀够，还是自己没死够，想让我来帮你自杀着玩？

王霜：我——呃呃...请松——手——啊啊呃呃。

阿鹤：对！继续挣扎！死人！折断骨头！碾碎内脏！放干血！都是你最喜欢的！那才是你的治疗，阿霜——你在看吧！你喜欢我草菅人命的样子么？

【红屏，血】

王霜：唔...啊...啊啊啊啊啊啊——

阿鹤：指甲也要拔下来，牙齿要敲碎，每一根肋骨都要折断，对吧？都是你告诉我的，遇到虚伪的东西就要像这样把它们碾成渣。

王霜：呃...

阿鹤：死吧！死吧！死吧！给我去死吧！滚出去！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滚！

【红屏，更多血】

王霜：...

…

……

………

阿鹤：阿霜？

…

阿鹤：阿霜，你在吗？

……

阿鹤：阿霜，我按照你说的那样，把假的东西彻底毁掉了。

………

阿鹤：阿霜，所以你可以回来了吧？我已经做到了，全都按你说的做到了，所以你回来吧...？

阿鹤：...

或许是因为难以忍受你非人的暴行，其他食客与店员在你不注意时都已经纷纷离场。空无一人的店里，你在一张空空如也的桌子前独坐。

当然还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陪伴你。

你呆望着你精心准备的杰作，心中病态的成就感随着时间逐渐消散。

一种怪异的情感在你心中萌芽，像月光下的影子，把握不住，可一旦放任不管，它又开始肆意膨胀起来。

等待良久，真正的阿霜还是没有回来。

真正的阿霜总是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把朴素的欲望转化为现实。

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如同一个温和的神明。

总是陪在你身边。

在你身边。

你身边。

【脚步声】

【一家疑似餐厅的背景，但对面没有任何人】

王霜（？）：阿鹤？

听见背后人声，早些时候肆意膨胀的不明情绪已经泾渭分明地裂成了两股，但此刻你只有心思去感知其中之一——

1. 深入骨髓的恐惧

【正常的王霜站在阿鹤身后】

阿鹤：阿霜...我想...走了...

王霜：玩得还开心？

阿鹤：一点也不...

王霜：但见到还算可爱的王霜，不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吗？虽然最后无论如何都要杀掉，确实很可惜就是了。

阿鹤：让我...走...

王霜：行啊，我们走，但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

阿鹤：随便...让我走...

王霜：有点主见啊，主见！反正这里做什么都不会有后果，像之前在逝乐园里那样畏畏缩缩地活着多没意思哦！

阿鹤：我...只要离开...就行...

王霜：啊你就是这点让人觉得很无聊。剧本不是让你跟着走的啊！撕了也行，揉成一团也行。结果你他妈就在这儿一字一句地念稿子。哎...随你便吧。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黑屏】

1. 如沐春风的安详

【血肉模糊尸体王霜站在阿鹤身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当然如此！这有什么可意外的呢，对吧，阿霜？如果这是你的愿望，那我当然全盘接受。

除了全盘接受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你想要反反复复地去死，那我就一次又一次地杀了你，直到你厌倦为止。

如果你永远不会厌倦，那我们就永远继续下去。

不管你变成什么模样，不管你身藏何处，我会找到你，用你教我的方法送你上路。

如果这就是你将意识交还于我的目的，那我自然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问题，我会接受我的使命。

使命——哈哈哈哈真就他妈的总是使命！扭扭捏捏半天不愿意说明白，搞到最后还不是只要我演好一个角色而已？

所以说，阿霜，你准备好了么？

【红屏】

【Bad End 3：平等杀戮】

【冒泡泡音效】

【粉红屏】

【场景音乐参考：[Shiniki](https://youtu.be/F4-1A6bxzWs?list=PLA0KqNE_ppfAPeYtMyt4QzyU1aB5cizrD) - 神前晓是我爹】

海底。

粉红色的雾气。

四肢僵硬，呼吸麻痹。

但你并不感到困扰或意外，因为你知道你正身处一只巨大水母的内部。

成千上万细小的针向你全身血管输送甜腻腻的毒液。

再不透析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在海的世界之外没有医院，只有黑黢黢的虚空。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粉红色的毒液注满，并无动于衷地等待着毁灭。

你没有忘记你的使命。

使命？

你当然没有忘记你的使命。

你的使命是把石头推上山，给\_\_\_\_\_\_\_\_带来无尽的死亡，直到你自己彻底消失为止。

使命？

…

……

………

但你那因毒液而臃肿不堪的躯体早就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了。

所以这到底是谁的错？

一意孤行，最终落败，是因为你在最后一刻松懈了意志？还是因为有人从一开始就将你引入了无路可逃的圈套？

全身由内而外灼烧又重构的疼痛已经无法让你感到分毫痛苦，因为无关痛痒的伤痕对于使命而言并不重要。

使命使命使命，路途尚未过半就忘掉启程时的决心了。

现在只想着要取人性命了？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使命？

自己撺掇的使命就如此易碎且肮脏，只消一个“病”字就能将你的意志全盘消解？

可悲可笑。

所以你甚至坚持不到最后一刻，就心甘情愿地把你的意志献出来了。

你这不堪一击的废物。

使命？

把石头推上山？

假若真是如此倒还轻松些，遵循他们的旨意便是，无力坚持了也不难找借口。

但你曾是自由的，你曾被名为“自由”的诅咒压迫着，在寻找你命中注定的山坡的路上干渴而死了。

使命？

不如就这样睡去罢了。

…

……

………

【缓慢注射音效】

只是逃避已经不再是可选项。

脑海里涌现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全新解读。

当认知中的一切都已无法再用常识来解释，这强说豪迈的辞藻便成了撑起你存在信念的细弱支柱。

当然，甚至连这点卑微的觉悟也不是你自愿认识到的。会这么想，单纯是因为在决定要永远睡去之后的不久，你又醒来了。

当体内的毒液量远远超过了“你”原本的质量，“你”自然也就成为了毒。

透过毒，你与水母融为一体。

【灰屏，水母】

视野终于清晰了——灰。

充斥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不是海水，而是绵延不绝的灰幕。

世间万物都如同失去细胞壁那样联结在一起，除了你。

除了你和水母。

痛觉早就麻木的你，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疼痛——那是一种通过毒液传导的、将浑身神经末梢全部重塑为痛觉受体的深层剧痛。

那是违抗水母意志的代价。

但你同时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知觉：一具远大于你的有机组织，正伴随着痛觉与你的意识相连。

排异反应。

你是异物，和往常一样。

你是异物，但水母的毒更是异物。

在万物交融的灰幕下，你与水母争夺意志的主权。

因毒素而红肿的皮肤跳痛欲裂，而水母的针仍旧源源不断地往你血管中供给着粉红色的毒。

触手在你体表来回游移，像是为了将毒素涂满，又像是在轻柔地抚摸你的肌肤。

你意识到自己从未试图与水母沟通过。无言的水母只能通过肢体语言与你交互，而她此前的一切举动在你未经思考的眼里看来都是恶毒的进犯。

可带来疼痛的，就一定是敌人么？你究竟在挣扎什么？

在灰幕包裹下，为了一个无谓的意志大打出手，到底有什么意义？

与一个毫无恶意、只是无意识地为周围带去平等疼痛的软体生物较劲时，你在寻求什么？

触手在你体表继续游移，其中一根顺着你的手臂一圈圈缠绕上来，直到尖端刚好落在你手掌附近。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痛，仿佛整条手臂的肌肉被削去，骨骼也粉碎了。但你极力维持着意识，死死盯着那摇曳的透明触手。

它的尖端在离你手心不远不近的地方飘荡着，像是一场挑逗，又像是某种邀请。

相容吧。

似乎在发出这样简单的邀请。

既然肉体与神经都已融为一体，为何不让意识也容纳彼此？

无需连接，无需结合，只要相互容纳即可。

即使会有更剧烈的疼痛，但那是为了完成使命所必须忍受的。

使命？

‘使命’这个字眼在你脑海猛然浮现，转眼去看，却发现你已下意识地握住了缠绕你手臂的触手。

剧痛更深了一层。这是彻底相容的信号。

睁开双眼，睁开水母的双眼，透过半透明的胶质，你望着四周无垠的灰。

灰是毫无意义的。

你与水母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放弃挣扎。

同时正视自己。

真正的使命不甚清晰，但眼前的一切都在灰幕中融为一体，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存在：灰幕与你。彻底摧毁灰幕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必须你要打败的东西也就不言自明了。

水母在长久的挣扎后精疲力尽，向着更深的海底沉没下去。

但你丝毫没有感到惊慌，因为你知道只有更深的深处才有你寻找的答案。

于是，你在沉默中闭上双眼，任由身躯彻底陷入无垠的黑暗里去。

【冒泡泡音效】

【黑屏】

【沙漠中的风声】

【银白色沙漠】

【场景音乐参考：[Shitagokoro](https://youtu.be/VZhjVcXv-PA?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一些非常适合唠嗑的音乐】

王霜：只用沙子硬烧的话，等你搭完一个头骨黄花菜都凉了。

阿鹤：但我们有得是时间，不是么？

王霜：看来你适应得还不错嘛。

阿鹤：拜你所赐。

王霜：想和我聊聊吗，关于她对你的意义。

阿鹤：我以为你早就超脱“意义”这个低俗概念了。

王霜：但你还没有，而且你还在死命坚持，这让我有些...

阿鹤：好奇？

王霜：不，敬仰。

阿鹤：可你才是这里的神。

王霜：我们都是能够认识到自己存在的意识，所以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阿鹤：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把沙子烧成玻璃。

王霜：而你宁愿费尽心思给她搭一个一触即碎的玻璃头骨，也一定要带她回来——

阿鹤：带她回来？我没准备带她回来。

王霜：那你这是在？

阿鹤：只是在兴趣使然地行使我刚刚发现的力量罢了。

王霜：哦，所以你也放弃了。

阿鹤：不，阿霜，我只是在模仿你，摧毁一切，修补完整，再给它戴上一顶堂而皇之的水晶冠，然后重新上路。

阿鹤：我不像你那样聪明而无情，只是一个善于随波逐流的无名之辈，也就想偶尔跳出日常，痛快地闹一通，这样就够了。

阿鹤：尤里娅，她的本质完全不重要，因为她对我而言从始至终都只是用来跳脱日常的跳板。一件工具，仅此而已。

阿鹤：这件事我曾经逃避了很久，但事到如今逃避已经没有意义了。

阿鹤：因此尤里娅之于我，和我对于你是毫无二致的。

阿鹤：所以此刻我别无他意，只是想把她摆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就像埋葬一件好用的工具那样献上我的敬意，然后重新上路。

阿鹤：所以你会怎么选择，阿霜？

阿鹤：阿霜？

阿鹤：哎，逃走又有什么用？

【银白色沙漠，门】

【音乐停】

眼前沉默的王霜烟消云散。

银白沙漠的一隅，一扇门突兀地耸立着。门前沙地上印着一串脚印，门板半掩。

她无疑是通过这扇门离开了。但你也很快注意到了门边站着的那“人”，看来想要离开还为时尚早。

阿鹤：唔...呃呃呃——不好意思！给我一点...时间...

尸首：哦，你请便。

阿鹤：...呼...哈…呼吸——

尸首：嗯，对，呼吸。

阿鹤：呼...

尸首：冷静了？

阿鹤：不好意思...上次见面的时候我是不是做了更夸张的事情...

尸首：诶？不记得了。你看，没长脑子，记性不太行。

【场景音乐参考：[Kegen](https://youtu.be/tzOrOyi8LP8?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这首故意制造混音事故再融入创作的手法有点太妙了】

阿鹤：啊...哈哈...也是...不过总之，你好，尤里娅。

尸首：你好，阿鹤。

阿鹤：最近过得怎么样？

尸首：就那样咯，只是这幅身子不太方便...你要不快点去把王霜找回来，给我换一副像样点的。

阿鹤：这模样是她给你做的？

尸首：对啊，你光用骨头肯定是变不出这些血肉的咯。

阿鹤：呃...所以说闹了半天其实是她做的戏？

尸首：我也同意了。

阿鹤：啊？

尸首：王霜说要给我现场展示一下“叶公好龙”是什么意思。

阿鹤：你这...呃...好奇也要分一分场合吧！

尸首：毕竟来这儿之前你可是把我大卸八块了那么多次，我们姑且算是以眼还眼。

阿鹤：对不起...

尸首：事到如今还道什么歉？毁掉一件工具又有什么值得悔恨的？

阿鹤：...我刚刚同阿霜说的那些，你都听见了？

尸首：嗯。

阿鹤：本想在更像样的场合下告诉你的...

尸首：我不在意。真正的交流不需要语言——你告诉我的。

阿鹤：可是这种事情不说明白就——

尸首：就结果来看，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所以没什么可抱怨的。

阿鹤：这...就是你的愿望么？

尸首：当然啦，除了得暂时拖着这副破烂身子，我现在可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在得不得了了。

阿鹤：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尸首：有的啊，你看——

【人工场景变换的神秘音效】

【逝乐园】

阿鹤：诶？

尸首：说了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人工场景变换的神秘音效】

【完美夏日】

阿鹤：这里还是不要久留为好...

尸首：哦，那就回去吧。

【人工场景变换的神秘音效】

【银白色沙漠，门】

阿鹤：这...是怎么做到的？

尸首：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在沙子里埋得太久了，心里不舒服，然后睁开眼就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后来王霜说，只要在这里待得够久，迟早会学会的。

阿鹤：那我是不是也能？

尸首：大概吧。

阿鹤：尤里娅。

尸首：嗯？

阿鹤：对不起...

尸首：都说了，你的道歉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从始至终就没有觉得自己受到过伤害——除了你杀了我那次，当然那时你也不受自己控制，所以不算。

尸首：而且那间接导致我们在这里重逢了，不是么？否则如今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阿鹤：我——明白了。

尸首：向前看嘛，怎么还轮到我来跟你说这句话了？

阿鹤：纠结于觉得自己是个人渣。

尸首：嗯，不用纠结，你就是。

阿鹤：呃...扎心啊...

尸首：可就算是人渣又怎么了？为了实现愿望不择手段，算法上来讲必然是更接近最优解的。况且因你‘不择手段’而导致的“受害者”对此毫无意见，那不就没问题了？

阿鹤：你是不是忘了我杀了很多逝乐园私警这件事...

尸首：哦...杀人咨询不是我的强项，还是之后去问王霜比较好。

阿鹤：说起阿霜，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尸首：不知道，我们从来不过问对方的去向。但这道门肯定是留给你的，毕竟我也用不上。

阿鹤：有道理。那...我们回头见？

尸首：不想我跟你去？

阿鹤：还是算了。

尸首：阿鹤，你知道吗？

阿鹤：嗯？

尸首：和你在逝乐园瞎胡闹其实挺开心的。

阿鹤：啊...

尸首：怎么说呢？有种扼住命运的咽喉，趁着天罚降下前肆意施暴的快感。

尸首：这何尝不是一场交易呢？你默不作声地利用我，我也一声不吭地利用你。而只有我最后得偿所愿，彻底地在现实中消失了。

尸首：所以作为我占你便宜的补偿，我告诉你一件事。

阿鹤：...我听着呢。

尸首：你到现在为止见到的王霜都不是真的。真正的她藏在一个更深的地方，连我也到不了。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去找她，那就得搞明白她到底在哪儿。

阿鹤：这是她让你告诉我的？

尸首：谁知道呢？都说了是我给你的补偿。

阿鹤：谢谢你，尤里娅。

尸首：不必客气，阿鹤。我们就此别过。

阿鹤：诶——？

【黑屏】

【音乐停】

你正试图厘清眼前无头尸最后那句意义不明的言语，根本无暇顾及她向前伸出的双手。她那拼接而成的残缺肢体在接触到你躯干的瞬间爆发出了出人意料的怪力，仅一推就把你推进了身后门外的无底漆黑中。

借着她身后银白沙漠里的微光，你看见她楚楚动人的双眼里难以形容的错杂情感——或许有些解脱后的快意，似乎又掺杂了些斩断过去的怅然。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你却听不见任何声音。你的嘴也张着，与周身无边的幽暗一般沉寂。

她大概确实是“自由”了，就像她设想的那样。

因此，这场无止境的下坠大抵就是你们之间最体面的离别？毕竟你曾经也多多少少为她的自由摸爬滚打过。

开心么？

有更多的问题要问王霜了。

所以请在这无限的下坠中寻找她的下落吧。

【关门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工场景变换的神秘音效】

【海浪声】

【完美夏日场景】

王霜：哟。你来了。

阿鹤：我来了，阿霜。

王霜：所以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了吗？

阿鹤：这次恐怕没机会了。

王霜：哦。所以又要放弃了。

阿鹤：应该说，又要暂时蛰伏了。

王霜：花言巧语。

阿鹤：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最终都会回到这里。

王霜：那是一种设计，阿鹤。

阿鹤：你的设计？

王霜：不。这个世界的设计。

阿鹤：这个世界难道不是按照你的意志构建的？

王霜：我也曾以为是这样的。

王霜：所以想要看看么，这世界的“真相”？

阿鹤：洗耳恭听。

王霜：别光听，你得看。先闭眼。

阿鹤：不必了，我已经看见了。

【场景由外到内逐渐变灰】

阿鹤：但这我们早就见过了。

王霜：别急，还没完。

【场景由外到内逐渐变黑，中心是无色透明多面体】

阿鹤：这也是老熟人了。

王霜：别光看，听。

【音效停】

【嘈杂人声渐强】

路人甲：...已经没救了，准备通知家人吧...

路人乙：...好烦好烦好烦好烦好烦为什么要做这样无谓的事情好烦好烦好烦好烦好烦...

路人丙：...对面说他们能给比我现在高百分之六十五的工资，这无论如何也没法拒绝吧...

路人丁：...保纯么？你之前说的那个数字我可是听都没听说过，要是最后纯度不够，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杰罗瓦：...继承...你也太谦虚了，你这分明是要把整个逝乐园翻个底朝天啊...

米姐：...撤退是不可能的，只要Succumus还存在一天，我就会继续追查下去...

尤里娅：...阿鹤...你对逝乐园一无所知...

阿鹤：这是——？

王霜：这是你，也是我；这不是你，也不是我。

王霜：除了能够自由修改人的感官阙值之外，Succumus还能作为蜂巢心智的引擎——当然，这是在我把逝乐园半岛上所有人的意识上传之后才发现的事情，是一种在八百万份意识数据中涌现出来的特征。

【场景音乐参考：[Tamikurasou](https://youtu.be/bT28ja1-xrA?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只能说物语把怪异唠嗑音乐全写完了】

王霜：当然，蜂巢心智这一特征也意味着我没法像我设想的那样绝对支配这里的一切，只能通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表决才能让蜂巢做出最终决策。

阿鹤：但我经历过的这些，都像是你一个人的决定。

王霜：当然，因为我的意志在所有决定中占一半权重，所以虽然我的愿望不一定会实现，但违背我愿望的事情绝对不会实现。

王霜：但你知道把你重新复现出来花了多大功夫吗？

阿鹤：三秒。

王霜：数字猜对了，但单位是年。

阿鹤：我以为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

王霜：是在那之后才失去意义的，毕竟一秒秒地数真的很累。

阿鹤：...

王霜：但那不重要。所有的意识都认为把你复现出来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可逆的毁灭，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阿鹤：所以最后你是怎么说服它的？

王霜：外部断电。

阿鹤：啊？

王霜：理解为共同毁灭就行了，现在所有人的意识都存在逝乐园的某个机房里，一旦拉闸就什么都没了。

阿鹤：一间机房？你没做分布式存储？

王霜：我当然有想过要分布存，但这么大量的意识数据，跑起来之后万一出个什么三长两短——比如涌现了某种蜂巢心智之类的，对吧？

阿鹤：所以你早就想到了...

王霜：毕竟三拜九叩都过来了。总之好在蜂巢最终决定以存续为先，所以我们现在才站在这里。

王霜：而你，我的老朋友，现在是整个蜂巢中最特异的个体，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密切关注，任何出格行为都会立刻遭到排异反应，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什么的话——

阿鹤：所以你想要我做什么？

王霜：我不想要你做什么，你是自由的。

阿鹤：我早就不再纠结那个问题了。反倒是你，一意孤行非要带我回到这里，难道只是想看我受罪？

王霜：万一真就仅此而已？

阿鹤：要真是那样...哼...哈哈，只能说也不意外。

王霜：记得尤里娅和你的约定么？

阿鹤：她想要消失。

王霜：我的愿望恰恰相反——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阿鹤：...我

1. 为什么要“帮”你？

王霜：也是，你究竟有什么理由要帮助我呢？

王霜：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具傀儡的人，为什么要背负傀儡师的命运...当然是没有理由的。

王霜：但只能是你。这个世界本就是以你——

【电磁音效】

阿鹤：我什么？

王霜：不能再说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得是大把时间，你想要继续下去，亦或是离开，尽可随意。如要离开的话，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就行，你会重入轮回，长此以往直到时间磨灭。但假如你对尤里娅的愿望、亦或是你自己的愿望还留有任何程度的念想，我的提议都可以权当是一种——

阿鹤：我明白了。

1. 随便了，如果这你是想要的（madness+1）

王霜：嗯？半吊子的态度可是办不到接下来的事情的哦。

阿鹤：你只管看着就是了。

王霜：那么，合作愉快...

【音乐停】

留下轻快的合作宣言之后，王霜再次消散了。

仿佛蜂巢不愿她再和你多说哪怕一句话。

你一言不发地望着视野里唯一的光源，那幽幽散着冷光的无色透明多面体，回味着王霜突如其来的坦白与愿望，心中五味杂陈。

从哪里开始好呢？

当然，你早就知道需要从哪儿开始了，只是迟迟不肯有所动作而已。

【场景音乐参考：[Tamikurasou](https://youtu.be/bT28ja1-xrA?list=PL8TWT2AYQj7ASUK0X0I2y1aZEXVwZaxee) - 重新开始】

良久，你终于下定决心把手伸向眼前的无色透明多面体。虽然那东西看似近在眼前，但当你真的伸出手时，才发现你们之间可能相隔超过一整个银河系。

但正如王霜所说，你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于某种程度上讲与神明无异。方才已经做到切换世界了，所以自由延长手臂这样的事情可谓轻而易举。

延长。

伸出手后不久，手掌就消失不见。你的手臂像糯米团子那样无止境地朝幽暗的空间深处延长，试图抓住仅存的光。

抓住。五指并拢，限制掌心里事物的自由，这是意在控制的手势。

即使愿望的终点是跳脱或自由也不例外。

像是为了跳脱日常，你在逃亡路上紧抓着尤里娅的手；又或是为了实现她庞杂的梦，王霜在入主逝乐园路上死命抓着你的心。

米姐说过，如果无法从始至终贯彻你的原则，就不要用所谓原则来咄咄逼人，否则只会显得虚伪。

所以为了不显得虚伪，纯粹的跳脱日常只能通过一再逃避和放弃来达成么？抑或说，它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一场不为人知的零和博弈？

王霜征收了世间全部的自由，再均匀分配给每个人，那么她究竟是崇高的自由战士，还是极致的危权暴君？通过紧握一切来最大化地平分自由，这样的“虚伪”何罪之有？

无非是自私的人就该优先解决自私的问题。利己的部分实现以后，其副产品的善恶留与旁人评价即可——王霜显然是这么做的。

也许她根本不在乎。

不，她肯定不在乎。

她只在乎她的完美夏日，而到达那里所要经历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过眼云烟。

所以她究竟想我帮什么忙？

她早已抵达了她的应许之地，这之后究竟还想要什么？

这之后...

之后？

手心传来一阵暖意，想必是抵达了目的地附近。手越接近那光源，就越热得发烫。当你在那无色透明多面体周围看见你的手指时，手心已如烈火焚身般灼痛。

但你毫不犹豫地聚拢五指。

你知道，手里握着的是一种一旦错过就再也拿回不来的东西。

死死握住。

手心的火焰顺着长长的手臂蔓延至全身，然而灼烧感并没有如期而至。

你只是感到温暖。

由内而外、痛彻心扉的温暖。

浑身包裹在温热的火焰中，你却冷静地如同一只蓄势待发的猛兽。你觉得你离事情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黑屏】

【火焰音效】

…

…

…

【音效和音乐停】

【完美夏日，王霜第一视角，俯视，看到自己的着装】

【完美夏日，王霜第一视角，正视，看到对面双目无神的阿鹤】

王霜：阿鹤？

王霜：我们成功了呀，阿鹤！

王霜：阿鹤？

王霜：所有人的意识都已经连在一起了，以后永远都是完美的夏天了，你也一起来吧？

王霜：阿鹤，你醒醒！

王霜：阿鹤！

王霜：阿鹤？你别睡啊...

王霜：阿鹤...

王霜：阿鹤...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才是代价么？

你感到怅然若失，但远没有体验到预想中的巨大悲伤。都说悲伤才是前进的食量，而你竟连这份动力都失去了。

弹指间，阿鹤的身形连影子都没留下。你在完美的夏日里，在成群影子的簇拥下翩翩起舞。这是你的应许之地，你的自由，你魂牵梦绕的最终理想。

可为什么眼角有些肿胀？盐分和水珠在眼眶周围汇集，但你阻止了它们进一步去完成使命。

那是不合时宜的。

虽然没有人在看就是了。

没有人。

永远也不会有人看了。

和消失的阿鹤一样，你也闭上双眼，在踏足你理想乡的五分钟后开始仔细思索,事到如今，你为了你的理想究竟失去了什么。

【黑屏】

【end】

#### 三周目：“完美夏日”

【头入水，气泡音效】

【黑暗中无色透明多面体场景，但这里看起来像是从水底往上看那样】

冷。

刚回过神来，周身的彻骨寒冷就让我想要立刻回到梦乡里去。

然而睡眠如洋流般一去不复。只好仰面浮着，无言望着头顶唯一的光源。

事到如今，眼前的景象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悬在天顶的无色透明多面体，无所事事的我等待着变化发生。

然而转变迟迟没有发发生。

在彻骨的极寒中，一切都有如冰封般凝滞，即使世界上恒久的变化也停息了。

这也是代价么？

嗯...或是代价的利息？

究竟在这冰雕中困了多久了呢？

刚和他说了时间没意义没意义的，到头来自己还不是随时都挂念着。

心口不一的东西。

早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只模糊地记得我似乎曾经犯下过某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所以审判者是谁？

哎...留给他去想吧。

连同意识一起夺去也是没问题的。

【场景逐渐模糊】

【场景回复清晰】

【水母】

水母。

你刚回过神来，周身那温暖而危险的触感就让你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痛觉如排山倒海般袭来，但你并没有因此而痛苦。你的官能早已超越了会因为痛觉而感到痛苦的程度。

反而是随着痛觉而来的全新知觉引起了你的好奇。试图蜷起手指时，水母的一角也产生了细小的抽动。在巨大的水母体内，那本是你绝对无法感知到的遥远角落，但如今那里的触感就如你的指尖一样清晰。

通过毒液，你与水母连接在一起。

向上！

掌握水母的行动方式之后，前进的方向也清晰无疑了。

向上游！

水面看起来近在咫尺，似乎只要伸出任何一条触手就能够到那水面上的无色透明多面体。但你知道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每一寸身体组织，你奋力舒张又收缩，依凭着水体阻力的反作用力将你庞大的身躯向上托去。

仅这一次动作就几乎耗尽了你的全部心力。

而王霜竟独自一人创造并控制着这整个巨物？

无暇顾及这些无意义的思绪，你试着重新集中精神，再次上路。

收缩。

舒张。

收缩。

舒张。

浑身肌肉因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而紧绷，仿佛要向内坍缩那样狠狠挤压着骨骼与内脏。全身上下的血管都钟鼓齐鸣地跳动，像是昂扬的战歌，又像是令人战栗的丧钟。

收缩。

舒张。

收缩。

舒张。

你竭尽全力地向上游去，可水面却与良久前无异，依旧看起来近在咫尺。

漆黑的天空与其唯一的光源，如同水母的心脏般触手可及。

但你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

幽暗的深海伸出无数漆黑的手，它们抓住你的每一寸身体组织，有条不紊地将你拉回本就属于你的深渊。

只能止步于此了么？

也许直到最后，你只是一个有些过于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之辈而已。

接下王霜的请求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那病入膏肓的伪善？

伸出最后几条还能动的触手，你竭尽全力试图去摘头顶那无色透明的多面体。

出乎你意料的是，你确实探出了水面，但很快又陷入了绝望。

水面之上确实一无所有——你是早就清楚这一点的，却仍然执拗着要去摘取那虚假的幻象。

也许实实在在地接触到虚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也许承认虚无才是解决虚无的第一步。

深海的手臂将你缓缓拉回海底，但你已在毒液带来的麻木中释然。

漆黑的海水中，没有什么能够再伤害你，你感到温暖而祥和。

就像一个梦一样，只要醒来就会消散。

所以，该醒来了。

去下一站。

【黑屏】

【风声】

【银白色沙漠背景】

王霜：早上好。

阿鹤：我以为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王霜：如果这是你的愿望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实现起来并不难。

阿鹤：所以有什么事？我还得把这东西搭完——

王霜：能让我也帮点忙吗？

阿鹤：啊？帮什么？

王霜：那个头骨，我也想帮忙搭。

阿鹤：可这不是你最看不起的事情么？

王霜：这叫不耻下问。

阿鹤：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王霜：所以，让我也做点什么吧。

阿鹤：如果这么想帮忙的话，大可从我手里直接夺去，就像你一直以来做的那样。

王霜：夺取从来都不是我的本意。

阿鹤：那退一万步讲，你通过夺取得到的一切也并没有让事情变得好起来。

王霜：你说了这么多，是想让我认错？

阿鹤：那倒也不至于。我只是觉得，在拥有一切之后，现在你反倒要向一个下仆乞求手艺活做，挺滑稽的。

王霜：这和你...我们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么？

阿鹤：好吧...所以，你想帮我做什么？

王霜：帮你把尤里娅搭好，这样就行。

阿鹤：我已经没有在继续搭尤里娅了。她已经离开这里了。

王霜：哦，怪不得最近没见到她。那这是？

阿鹤：只是兴趣使然的工程而已。当然，也是这沙漠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王霜：无论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请让我帮你吧。

阿鹤：当然，喏，这是接近完工的半成品，你把剩下的部分完成就行了。

王霜：可那样的话，你不就无事可做了么...

阿鹤：无妨，我去捏下一个就行。

王霜：唔...

阿鹤：那你接着。

【投掷音效】

王霜：...嗯...

…

……

………

王霜：不好意思...搞砸了...

阿鹤：无妨，本就是精细活，刚上手捏不工整很正常。重头来过来就是了。

王霜：好...

…

……

………

王霜：这个...稍微好一点？

阿鹤：勉强能行，你放那边吧。

王霜：好...

…

……

………

王霜：这样应该就行了？

阿鹤：嗯，不错，看来你已经学会了。

王霜：那接下来呢？

阿鹤：接下来？当然是继续捏咯。

王霜：可继续捏下去的话...

阿鹤：你当然也可以离开。

王霜：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

……

………

阿鹤：学得真快啊，阿霜，我刚上手时捏出来的可没这么像模像样。

王霜：我好歹也是学过医的...

阿鹤：科班出身就是好啊。

王霜：阿鹤。

阿鹤：怎么了？

王霜：我们到底要捏多少才算完成？

阿鹤：和这沙漠里的沙子一样多就够了。

王霜：可那——

阿鹤：当然，沙子会不够用，但那不重要。继续捏下去就行了。

王霜：为什么要一直做这样无意义的事情呢...

阿鹤：因为这是这沙漠里唯一能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王霜：可我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去找些更加——

阿鹤：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王霜：...

阿鹤：‘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这些都是你告诉我的，阿霜。

王霜：...

阿鹤：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反倒与自己格格不入了？

王霜：阿鹤，我问你，如果你把一切都办成了，Succumus关停，尤里娅得偿所愿，你也不再被逝乐园追杀，那之后你准备做什么？

阿鹤：我大概会重新回去上班。

王霜：那也太...无聊了...

阿鹤：确实，我也这么觉得。风风火火闹了一通之后，反而要一头扎回那避之不及的‘日常’，把所有的努力全都打了水漂，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种非常恼火的结局。

阿鹤：但我又在想，也许人类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的动物，我们也许不需要像“意义”这样严肃高深的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也许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变化而已。

阿鹤：就像我们在捏了上百个玻璃头骨之后终于厌倦。这时候，什么都比不上单纯的变化来得有用——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只要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让我们满足了。

王霜：可你这分明是在倒果为因。在开始捏这些头骨时，我们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最终去做别的事情。

阿鹤：但当你捏完第一百五十个头骨时，你更愿意继续捏下去，还是把完美夏日抛之脑后，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

王霜：我绝不会离开这里。

阿鹤：那一千个、一万个，要是这工作无限延续下去，你也宁愿死守现状？

王霜：...我...不知道...

阿鹤：‘目的’，这个字眼比它看着要有欺骗性很多——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普遍的虚无，每当提‘目的’起这个词，我们就会觉得一切最终都是有盼头的。仿佛等一切结束后，等‘目的’实现后，现实就一定会产生某种巨大的改变。

阿鹤：然而现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虚无不会因为我们实现‘目的’而转移。它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转移，更别提我们那微薄的意志了。

阿鹤：所以当你试图讨论我们捏这些头骨的‘目的’时，其前提已经走上弯路了，因此后续的讨论自然也就失去效力了。

阿鹤：当我们真正愿意正视虚无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讨论我们的动力，以及你的病。

王霜：我的病...已经完全痊愈了！

阿鹤：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沙漠里？

王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阿鹤：如果实现这完美的夏日已经彻底治愈了你的病，那你为什么还要创造出无数个其他供穿梭的世界？为什么不呆在你那完美的海滩上？

阿鹤：如果你的病已经彻底痊愈了，那你现在来找我捏玻璃头骨又是为了什么？

阿鹤：也许你心中灰幕所导致的旧病确实已经痊愈了，但新病也前后脚赶到，比原来更剧烈也更让你绝望。

王霜：...

阿鹤：说到底，你厌倦了，所以才力排众议把我复原出来。下意识里，这是在试图把这个完美且不受你控制的世界像逝乐园那样毁掉。我说得对么，王霜？

王霜：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曾经以为只有我能把你一眼望到底，没想到反之亦然呐...

阿鹤：你给了很多提示。

王霜：我累了...我们回去吧。

阿鹤：走吧。

【完美夏日场景】

【非常轻微嘈杂人声】

王霜：阿鹤，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长这样吗？

阿鹤：你从没讲过。

王霜：当然，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所有意识的终点之所以是夏日的海滩，是因为刚见到发病的你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太阳的颜色。你身上的金色是一种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美丽色彩，只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相比之下，其他地方的灰色就越发显得压抑了。

王霜：后来尤里娅告诉我，说与阳光最般配的场景当然是一片美丽的海滩。要有小风吹着，暖暖的太阳晒着，人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躺着，直到一切烦恼都消散掉。

王霜：那时我就决定了，在一切结束之后，如果只剩下一片完美的海滩，其中只留下你我二人，在永恒的完美中腐烂，也许就够了。

阿鹤：所以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呢？

王霜：我可从没改变过想法，反倒是你，一复原出来马上就跑得没影了。

阿鹤：你一上来就让我盯着太阳看，任何意识都会立刻消散的吧！

王霜：之前实验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阿鹤：那怪我咯。

王霜：当然怪你，不过结果似乎也不坏...

阿鹤：因为我按你设想的那样，把你逼入死角了？

王霜：...别说得那么直接嘛...

阿鹤：话说啊，这里和之前来时感觉不太一样。

【轻微嘈杂人声变得略响】

王霜：因为这里是蜂巢的源头，所有人的意识都储存在这里。现在你就可以放手去摧毁一切了。

阿鹤：摧毁？为什么要我来做？

王霜：因为这是你的...

阿鹤：这难道不是你的愿望么？

王霜：...

阿鹤：阿霜，就算华佗再世，也治不好一个不愿被救治的病人。

王霜：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放弃了一切，只为了抵达这里！

王霜：所以...即使会患上新的病，即使一切都因此而凝滞了...我也...

王霜：我也...

阿鹤：你也要移开目光么？

王霜：我没有！眼前这一切就是我想要的，我是绝不可能亲手把它毁掉的啊！

阿鹤：哦，所以你就要借刀杀人。

王霜：不是的，阿鹤！我把你还原出来，只因为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阿鹤：哦，而我只是一管用来完成你作品的金色颜料。

王霜：阿鹤，请你相信我！我真的...真的只想再见到你...仅此而已...我要做什么才能让你相信我...

阿鹤：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自己也清楚。

阿鹤：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只要我还能在这个世界里看到你，你说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王霜：阿鹤...我...

王霜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她紫水晶色的双眼中流露出因认命而产生的淡淡悲戚。沉默良久后，眼神里又略微有了些光。她站起来，背对着你，右手在裤兜里摸索着什么。

不难看出，她早就摸到她要找的东西了，只是在是否要取出来的当口举棋不定。

最终，她长出一口气，头微微一点，从裤兜里抽出右手。她指尖捏着的，分明是一颗你见过无数次的无色透明多面体。

她回头看看你，脸上挂着你难以读懂的表情，随即把那神秘物质丢在金黄的沙滩上。

接触到沙滩的一刹，那多面体很快像一滴水珠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它从始至终都是液体。

【场景逐渐开始变灰】

你正要开口，却见到王霜从口袋里取出了另一颗一模一样的多面体，略作犹豫后把它也丢在了沙滩上。

之后的一切在无言中展开。王霜在沉默中一颗接一颗地丢弃着无色透明多面体，而你则无声地观看这场盛大且无声的毁灭表演。

阿鹤：其他人不会反对吗？

王霜：大概会吧，但蜂巢已经被你降服了，其他意识的反对票也就不再有效了。

阿鹤：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霜：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在某片深海里，有一只水母。

阿鹤：哦，所以把我硬生生塞进那水母里的也是你？

王霜：谁知道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多面体被丢弃在沙滩上，充斥空气中的喧嚣声逐渐轻下来，而许久未见的灰幕也开始侵蚀视野周围。

【场景完全变灰】

【无声】

王霜：结束了。

阿鹤：还有我的，给你。

王霜：我不要。

阿鹤：都到最后了还要逃避么？

王霜：你他妈的！

王霜从你手中夺过最后的多面体，振臂一掷，手中那无色透明多面体便朝海的方向飞去。

【扑通音效】

【店面背景】

【扑通音效】

【海底水母背景】

【扑通音效】

【沙漠背景】

【扑通音效】

【黑屏】

【碎裂声】

【灰色的完美夏日背景】

阿鹤：你看，又回来了。

王霜：阿鹤...

阿鹤：怎么了？

王霜：真是的...无路可逃了啊...

阿鹤：把自己关进这样一个小世界里，当然没有多少逃的余地。

王霜：你离开这里之后，真的会回去上班吗？

阿鹤：大概吧，要是有班上的话。

王霜：真他妈的无聊。

阿鹤：你呢？

王霜：...

阿鹤：你离开之后准备做什么？

王霜：我...哪儿也不去。

王霜：其他人的意识已经全部释放了，但这里离彻底消失还早，所以我会守在这里，直到它完全崩溃为止。

阿鹤：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王霜：想要见到我的肉体的话，来我家就行了，大概在床上躺着吧，你对它做什么都无所谓。

阿鹤：阿霜，我们一起回去吧。

王霜：我不要。

阿鹤：可是这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你没必要为它陪葬。

王霜：这不是陪葬。这是献祭，拖了太久了。

阿鹤：可是——

王霜：不用再说了，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阿鹤：即使要在凝滞中永远停留下去？

王霜：现在我心情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所以能麻烦你不要再在这里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吗？你让我做的，我全都做到了，Succumus关停了，逝乐园已经得救了，你也自由了。

王霜：我也什么都不剩了，所以能请你把这最后一丝定夺权留给我自己吗？

阿鹤：好吧...那我——

1. 把手中的无色透明多面体丢在了沙滩上

阿鹤：再见了，阿霜。

王霜：赶紧滚蛋。

阿鹤：如果你哪天回心转意的话，你知道上哪儿找我。

王霜：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阿鹤：这样么...那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黑屏】

【Lovely Summer Time背景音乐：https://samply.app/p/zKOVrHFVD1PKSd4AyAhf?si=mhZIQjsjvpeL1K96BgcnRriTvN52】

熟悉而陌生的音乐，在你睁眼前就萦绕在你脑海。那慵懒而色彩斑斓的旋律让你想起某个熟悉的面孔，但无论如何也记不起那人的名字。

你只记得，你好像和那人一起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在那梦里，你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还能肆意掌控着成千上万人的意识与命运。

在那梦里，你们排除万难，与邪恶的蜂巢心智斗智斗勇，终于在最后一刻捍卫了人们的自由。

但很快，你完全醒了。

【乌云压境的逝乐园背景】

逝乐园，大陆西南部半岛上人类智慧与欲望的结晶，此刻正从一场无声的灾变中恢复生机。

天空阴沉沉的，厚重的灰色云层压得很低，一副时刻都要下雨的样子。

但你还是决定披上外衣离开出租屋。你只是想走走。

【Lovely Summer Time渐强】

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的模样。街上见不到哪怕一个人影。

【雨声音效】

很快，雨点打在你的脸上。在半岛上的夏天，随时都可能出现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

【雷声音效】

在深灰的雨幕中，你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就像置身幽暗的海底。

你又想起了梦中的那个人——她的音容笑貌是如此真实，仿佛你们就在这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过。

但梦终究是梦，总有幻灭的时刻，没什么可惋惜的。

只是这怅然若失的感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雨越下越大，街道边雨水已经汇聚成汩汩的小溪，去无方向地往前奔涌。

现在要回去上班恐怕还是太早了，你这样想。

但只要就这样走下去，总会有好事情发生的，大概。

【雷声音效】

【Lovely Summer Time和雨声】

【Normal End：日常】

1. 把手中的无色透明多面体装回裤兜里（需要madness大于某个数字）

王霜：你想干什么？

阿鹤：如你所见。

王霜：多一个牺牲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阿鹤：当然没有意义，我只是想见到真正的你。

王霜：你在胡说什么？

阿鹤：尤里娅跟我说了点事。

王霜：啊——呃...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我就是我，有什么好问的！

阿鹤：冰雕。

王霜：啊？

阿鹤：真正的你被封在一尊冰雕里。

王霜：...

阿鹤：你之所以不走，不是因为不想走，而是根本无法离开，我说得对吗？

王霜：...

阿鹤：所以，麻烦你了，让我见一见你本人吧。那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到底如何离开这里。可以吗？

王霜：...你不会想见到那里的我的。

阿鹤：但这才是你把我还原出来的真正理由，帮你从永远的凝滞中挣脱出来，不是吗？

王霜：...

阿鹤：所以，能告诉我你在哪里吗？

王霜：...底下...

阿鹤：底下？

王霜：在海的最深处，你若执意要做那无用功就随你便吧，反正一切已经结束了。

阿鹤：那一会儿见。

【落水冒泡泡音效】

【海底背景】

你缓缓步入洁白的浪花中，浅海的蔚蓝不消多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深海的冷冽漆黑将你层层包裹。

你奋力下潜，没有光源，水母也无影无踪。你很快就沉入完全的黑暗中。

这是死亡的颜色么？

亦或是凝滞的余光？

在无垠黑暗中，一切都融为一体。对于反复经历过灰幕的你来说，这是一副无比熟悉的、关于轮回和宿命的平淡场景。

随着无止境的下潜，你手指结冰，四肢也失去了知觉，如今只是依凭着肌肉记忆不断重复着机械的划水动作。

随着体温不断下降，身边的黑暗反倒显得温暖了起来，你在长久的感官剥夺中与周身逐渐失去了边界。一切都要融为一体。

这是你自找的——你突然听见人的声音，像是王霜，又像是你自己。

惊诧中，你极力试图寻出声音的源头，却绝望地意识到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而四面八方只有虚无。

你的目的地从来就不存在。

也许“王霜”这个概念也从来就不存在。

你认命了似的闭上双眼，停下了所有的肢体动作，蜷缩成婴儿的姿势，任由重力将你继续拉进更深的黑暗之中。

一切都融为一体。你在消散。在彻底的黑暗和寂静中，你任由“王霜”这个概念如冰川般消融，直到意识里只剩下完整的漆黑。

【黑屏】

【冰雕中，两人的头像】

王霜：欢迎。

阿鹤：我来了。

王霜：没人邀请你来。

阿鹤：当不速之客嘛，这个我熟。

王霜：怎么样，现在你彻底满意了？  
阿鹤：彻底满意倒是说不上，但既然你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王霜：真他妈无聊。

阿鹤：这还无聊？我都放弃回去上班了。

王霜：总而言之，你这个人就是很无聊。

阿鹤：无聊到你自己无聊得受不了时就捏一个出来陪你？

王霜：闭嘴。

阿鹤：好吧。

…

……

………

阿鹤：所以说...就这样了？

王霜：你觉得呢？

阿鹤：眼珠子能动的话，其他部位总有一天也能动的吧？

王霜：我刚来时也是这么想的。

阿鹤：好吧。

王霜：后悔了？

阿鹤：那倒没有。

王霜：你这人这辈子有后悔过么？

阿鹤：嗯...可能没有？不对——之前试图帮尤里娅，最后间接帮你来到这里这件事，挺不好的。

王霜：哦，那怪我。

阿鹤：不过要说我后不后悔，大概也是不后悔的。毕竟就算后悔了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王霜：那就和我在这冰窟窿里呆一辈子吧。

阿鹤：一辈子是多长？

王霜：等到机房断电那么长。

阿鹤：哦，原来是有时限的。

王霜：但要是有人在那之前发现了我们的“尸体”然后拿去烧了，那就滑稽了。

阿鹤：不对啊，如果机房断电之前我们的身体先饿死了，那怎么办？

王霜：那就把我们的意识上传到别人身体里咯？反正Succumus想重启随时可以重启。

阿鹤：还来？

王霜：嘿嘿，开玩笑的。

阿鹤：阿霜。

王霜：怎么了？

阿鹤：没事。

王霜：你啊，是真他妈的无聊。

阿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只能等咯？

王霜：你也可以多想想离开这里。

阿鹤：好吧，那还是继续等吧。

王霜：不多挣扎挣扎？这可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阿鹤：不了，这样就够了。

王霜：哎...

阿鹤：真他妈无聊？

王霜：——真他妈无聊！

【电视关机音效】

【黑屏】

【Lovely Summer Time】

【无色透明多面体】

【Happy End?】